

消失的水缸

水缸是故乡旧物。我曾在江南旧闻中写过《水缸里的童年》。旧时故乡农村,农家每家每户,都有大小不同的几口缸。并非所有能盛水

水缸上方,通常用一块木板盖住水缸的三分之一到一半,不是为了防尘,而是为了充分利用空间——木板上通常会搁上一顶竹棚,用竹子做的传统橱柜

夏天的时候,灶间的水缸还可以起到土制冰箱的作用。我们水缸里的水,都是井水,夏天冰凉,即使储存在水缸,水缸也在阴凉处,加上用水多

水缸的第二大功用,则是防火。旧时的房子,用木材比较多,家里储存易燃物也多,比如用作燃料的草料。灶间是最容易失火的地方

所以可以说普通人家家水缸都在灶间,是因为旧时还有人家,明堂院子里也有水缸

因为需要防火,家里灶间的水缸一年四季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满的或半满的,就怕万一失火,水缸里没水,措手不及。但是,旧时三九严寒天,灶间的水,每天晚上都要出空

我们家用的水缸,都是宜兴的陶瓷缸。父亲说是宜兴人摇船顺着永安河来到本地,然后转村贩卖的,一如当年的宜兴萝卜西瓜。宜兴作家

旧时住平房,灶间也有明瓦,用以采光,但明瓦很小。过去听彝族歌手演唱《水缸里的月亮》“水汪汪,白晃晃/水缸里面躲着一个俏月亮……”

但是,我们小时候会在水缸里养鱼,养鲫鱼,小昂公,甚至泥鳅,尤其像我们捉鱼人家。小鱼主要吃不小心掉进去的米粒饭粒,有时也会悄悄扔几粒米进去

恽铁樵:与林纾齐名的常州翻译家

恽铁樵(1878-1935)是常州西夏墅人,名树珏,字铁樵,别名冷风、药盒等等。弱冠时期在家乡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,古文基础坚实;1903年入上海南洋公学

恽铁樵的翻译始于1910年。1910-1911年间,他模仿当时坊间非常有名的翻译家林纾的笔法,以章回体小说形式翻译了《豆蔻葩》等三部长篇通俗(言情)小说

恽铁樵翻译言情小说,其目的是“借他山之石以攻玉”,以拓展读者视野,增加新知,宣传改良思想,推进社会的变革与进步。他说:“彼邦有男女交际可言,吾国无之

恽铁樵是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翻译家,出版家和文学家。他的翻译与林纾(林琴南)齐名,在中国翻译历史长河中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正月十六过大年



自然环境秀丽,空气清新湿润且负离子含量浓郁,很适宜老年人养老。

八年前,我到海南寻寻觅觅,环岛游了一圈,最终落脚于颇有点神话味道的白马井镇。每年冬天,我和老伴都会在此蜗居四五个月。闲来无事,总忘不了继续旧业,写点小稿,或谈传闻轶事,或话民间风习,乐此不疲。

正月初六这一天,整个白马井镇热闹非凡。首先是各家各户大人小孩要大团圆(包括已出嫁的女儿女婿也得回来团聚)

其次,是亲戚朋友街坊邻里之间的互拜活动。其实,从大年初一到十五,天天都可拜年。但白马井人认为,

正月往事



把大峨堡和溧水河装进照片,远嫁常州。

于在南方办不办酒席,她说,反正离得远,北方的亲戚也不会去,就不管了。母亲以最大限度不给我选定的女婿添麻烦,她说只要男孩子好,其他你们以后努力去创造,日子比树叶多,慢慢来。

那一年的正月初六,少有的温暖煦和。婚期是母亲选定的,她写信“三”“六”“九”是好数字,其中“六”是唯一可单可双的数字,就订“初六”吧,六六顺,顺了什么都好。到了那一天,果然天气好得很,很顺。因为男方家在江苏,亲戚们也只能吃娘家的酒席,特殊情况特殊对待,纯朴的大西北人只有开心,我们的姑娘去了好地方,没有不开心的道理。

那个正月初六,就在大院子里请来厨子做了西北的婚嫁酒席,以此让众人知道杨家的姑娘嫁人了,这是母亲在得知我谈恋爱后唯一要求。的准备回常州的前一天,带着相机,我和他上了小县城北极山,在光秃秃的枝丫间逆着风站立了很久。我说完了我简单的童年和少年,以及成长的单薄时,他也欣喜于他的爱情来得很简单纯粹,然后他轻轻哼一曲那时他刚学会不久的粤语歌《偏偏喜欢你》。中午时分我们去了溧水河边。那条我从小蹒跚过的浅浅河道,鹅卵石在冬日清瘦的河水里闪闪发光,在我的眼睛里耀成明亮的星星。

那都不算数,必须等到正月十六这天的拜年才算正式拜年。这一天内,娶妇将雏的家主,结伙成群的亲朋,走村串坊,川流不息,到处充盈着拜年的人流,满街洋溢着欢乐的氛围。其隆重热烈的程度,超过新年以来的任何一天。拜年的礼数,长辈们少不了要准备好充足的压岁包。如此循环往复,一拜就是小半天。

等到这一天的傍晚,涌泉大街和幸福路一带,就更热闹了。几乎全镇的男女老幼倾巢而出,喜气洋洋地赶到这里来闹元宵。所谓闹元宵,就是地方特色鲜明的文化娱乐活动。以往,有调龙灯、妆台角、迎神等传统文化活动。改革开放以后,又增加了球类比赛和文艺游园等现代文化活动。调龙灯,也称舞龙。这儿的龙分为青龙和黄龙各两对,四条巨龙挥舞起来,鞭炮齐鸣,浓烟滚滚,鳞甲翘动,真有腾龙祥云之气概。加之龙前的引龙擎珠逗乐丑角和龙后一群戴鬼脸壳的丑卒追闹,伴着打击乐和唢呐声,突现飞龙走兽之景象,那场面,煞为壮观。所谓妆台角,就是选拔一些俊男靓女,女的装扮成我国古代的四美女,男的扮成脚踏风火轮的哪吒,或到西天取经的唐僧,扮成游龙船,有的跷高跷,跟着乐队的乐曲声,飘飘荡荡,扭扭摆摆,招摇过市,引得人们阵阵欢笑。而“迎神”活动,则是迎接伏波将军、冼英洪太夫人、财神爷、关老爷等喜神。其中的伏波将军,按说应迎到白马井的马援,但不知怎么,他们迎的反而是西汉时期的路博德。其间有啥奥秘,现今的白马井人,谁也说不清楚。还有一尊“神像”,居然是毛主席,令我甚感惊奇:毛主席也成“神”了。

如此隆重的闹元宵活动,一般从傍晚七八点钟开始,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鞭炮和五光十色的礼花,一直闹腾至深夜方止。我出于好奇,亦曾亲历过一次。因怕走路太累,我想骑着三轮电动车去,可车开到中八路附近就开不动了,摩肩接踵的人海,我怎么可能穿得过去?于是只好下车步行。步行也得十二分地小心,弄不好会被从天而降的鞭炮烟花烫伤,或者被卷进人海挤不出来。为安全计,我仅在幸福路上挤了半程不到,就倒退回来了。只能在手机上看看朋友们拍给我的照片和视频,倒也饱了眼福。

记忆中的桥

记忆中的桥,形态各异,且记录着不一样的往事。

儿时随母亲去芙蓉刘家村外婆家,最难忘的是村前小河上木板架的小桥,走上去晃悠悠悠,母亲总是走在边上不断地叮咛:当心,当心!恍然间,外婆离开我们已有30多年了,母亲离开也有15年啦。岁月蹉跎,每当独处静思之时,无尽的思念瞬间弥漫,泪水止不住模糊了双眼。

回想小小少年时家门口大河上的水泥预制拱桥,那算是村里最高最宽的一座桥了。盛夏时节,傍晚时分,这桥就是我和小伙伴们“摸冬瓜”(意即跳水)的绝佳之处。入夜后这桥还是乘凉的好地方,村上能侃之人讲的诸如牛郎织女的故事总能吸引一大帮小孩子倾听。

故乡村子的西北山坳有条人工开凿的山沟,那是为了让山北的洪水排泄至山南的大河之中而开凿。开凿的年代无从考究,但此处叫虎龙浜的地方,自我上小学时就知道架设在上面的木桥叫“洋桥”,听父亲说过,这桥为日本人所造。上世纪40年代正是日军侵占苏南之时,我家祖屋被鬼子占用,地上还被挖坑生火取暖。这么说来此桥称作“洋桥”也就不足为怪了。以前桥两边饰有精美的栏杆,年久失修,至上世纪70年代,桥面铺设的木板破损已很严重。及至有一年傍晚,我婶婶赶着生产队的唯一一头水牛经过此桥,牛居然失足跌落几米深的沟底,挣扎几下即断了气。放学后正在附近割草的我听到叫喊声飞速赶去,当时婶婶蹲在水牛边上号啕大哭的情景我依稀记得。马上赶到的生产队长临时决定,外请解牛屠夫把牛剥皮后分割,队里每家每户分到一点牛肉,我也是平生第一次品尝到了牛肉的滋味。

岁月匆匆,踏入青年时期的我考上南京的学校,终于有机会一睹南京长江大桥的雄姿,长江大桥只能在生产队长家墙上贴的年画上看看长江大桥的模样。后来从建造大桥的纪录片知道了大桥的建造过程,记忆较深的是大桥桥墩有篮球场那么大,潜水员身穿潜水服潜入江底勘察的情形也是历历在目。在宁学习生涯快结束时,到单位实习,有幸第一次乘车经过长江大桥,那时候觉得是多么的幸福啊!

年岁渐长,已走上工作岗位的我,为工作而奔波,走南闯北,经过了不知多少风烟迥异的桥梁。也见证了沪上、长江、东海等地多座跨江跨海大桥的建设过程,目睹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。但最能吸引我的还是曾经工作之地金坛的几座古桥,即建于宋代的本善桥、庄城桥和观渡桥,还有就是自己所住地对面公园从古运河移建来的广济桥和彩虹桥,这些古桥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霜雨雪,依然静卧于江南的河道。十多年前,同事要回省城工作,与其相约,他端坐于本善桥头,我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他在此地工作的岁月留影。

回到常州工作以后,时常会去古运河东的东公园漫步。有天早上,走上广济桥头,看到两个晨练的老者在相互打招呼,其中一位老者叮嘱另一位说:现在生活真的好啊,要好好地活着。我也在边上默默地想着,人们之间的沟通,实际上也是心中架设的桥梁,这桥梁是理解、是温情,更是包容。

阳光依然温暖,天空依然晴朗。让友善的人们共同搭建一座理解的桥吧,让我们的生活处处充满阳光。